



## 湖西永诚乒乓

□ 王鸿

这么多年来,我对高邮湖西怀有特殊的感情。因工作的原因,我曾无数次到过湖西,培植典型、考察班子、陪同参观、调查研究等,为他们在强村富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不断取得的骄人业绩而赞叹。

偶遇的另外一件事,使我对湖西更增加了一份敬意。

那是2003年12月的一天,高邮京华乒乓球俱乐部举行正式开业仪式。兼任市乒协副主席的我参加了仪式,并和市体育局丁小泉教练为俱乐部开球。在俱乐部里的一张球台上,只见一位中等个、白皮肤、戴眼镜、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约30多岁的球友正与我市优秀选手郭欣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他那三板前冲弧圈球,虽不完全规范但很娴熟,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顿生好奇:“他是谁?”“送桥的陈隽,镇上新华书店经理。”一旁的俱乐部总经理桂斌回答道。作为一名老球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高邮湖西有人乒乓球打得这么有特色。

从那以后,我格外关注湖西乒乓球的动态。我不仅知道了陈隽,而且知道了黄俊、李俊。他们三人为湖西乒乓球“三俊”,而且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正手弧圈球拉得好。

郭集镇盘塘村灯具、菱塘回族乡菱塘村电缆呈燎原之势,越做越大,越大越强。如今的湖西已是全市乃至全省闻名的灯具之乡、电缆之乡。为什么乒乓球运动也能在湖西开展得这样有声有色,这里面肯定有一位非常热心乒乓球运动的牵头人。他会是谁呢?场地又在哪?怎样开展的?这些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2008年夏季的一天,我和机关俱乐部几位球友应邀去天山镇某企业交流比赛。这是我第一次与湖西乒乓球亲密接触,让我对湖西的乒乓球运动有了初浅的认识。

2013年11月,市乒协会同市广电台举办了全市第一届乒乓球球王电视大赛。我和市乒协周伯林主席、杨彪主席一起检查大赛湖西选拔赛场地——永诚乒乓球俱乐部,在那里,我见到了湖西乒乓球运动的牵头人、江苏永诚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达,心中的这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李达,30多岁,个子不高,胖墩墩的,热情好客,谦虚健谈,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出了一名企业

家具有的自信和智慧。虽属首次见面,但我对李达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通过交谈交流得知,永诚乒乓球俱乐部从起步到今天,规模由小到大、人数由少到多、水平由低到高,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有其创业的艰辛。

1996年,因有共同的爱好,送桥卫生院主治医师顾正荣与李达商议,可否成立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当即得到了钱昆、陈隽、黄俊等球友的热情响应。没有现成的训练场地,就在钱昆、顾正荣家中摆起了乒乓球台,一下子就吸引了20多名球友,取名胜达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时期市里尚未建成漫水公路,湖西球友到高邮参加比赛,要么在码头庄坐小轮船,要么提前一天乘公交车绕道江都。

2002年,针对家中训练不方便、俱乐部球友增至30多人的现状,投资8万元,将俱乐部第一次迁至送桥文化站,更名为比欧特乒乓球俱乐部,并渐渐地市里崭露头角。2006年,又投资30万元,将俱乐部第二次迁至送桥供销社二楼,面积约200平方米,并又更名为永诚乒乓球俱乐部。经过十年的艰难打拼,众球友终于有了相对固定的训练场馆。2007年,在全市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乡镇组乒乓球比赛中,送桥镇勇夺男子团体冠军,陈隽勇夺男子单打冠军,扬名全市各乡镇。

市乒协借助永诚俱乐部成功举办全市第一届乒乓球球王电视大赛湖西选拔赛之际,及时增补李达为市乒协副主席。他作为乡镇的优秀代表,填补了市乒协班子中没有乡镇成员的空缺。

2014年,市委市政府对乡镇区划又一次重大调整,送桥、天山、郭集三镇合并成立新送桥镇。顺应这一发展机遇,2017年12月,天山中天、郭集国光两家乒乓球俱乐部与永诚乒乓球俱乐部顺利合并,再增资30万元,第三次将俱乐部迁至现代化的高新区医院八楼,面积40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铺地胶,大彩虹,设施条件优越,俱乐部球友人数猛增到130多人。

几次迁址,几次增资,不厌其烦,为的什么?为的是让永诚俱乐部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的是让球友有更好的训练环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俱乐部不收球友一分钱。

“远离不良爱好,健身强体,增

进友谊。”简洁明了的永诚俱乐部宗旨,彰显了李达会长、王寿明副会长热心乒乓、持之以恒的魄力和胆识,彰显了顾正荣院长支持体育事业的博大胸怀。他们的无私品格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永诚俱乐部广大球友的尊敬、信任和感激。

设施条件的一次次完善提升,增强了永诚俱乐部球友团结心齐的凝聚力。走出去,请进来,与安徽天长、仪征、江都、江阴等地及本市球友的相互交流,丰富了永诚俱乐部球友的实战经验;每年元旦俱乐部排位赛、每年五一劳动节12强团体赛,完善了永诚俱乐部的训练竞争机制;各种大赛的磨炼,不断提升永诚俱乐部球友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俱乐部对外比赛战绩。

2014年,李俊获得全市“双沟牡丹杯”男子单打冠军。2017年,后起之秀夏瑞兵,首次参加扬州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乒乓球比赛,获得男子单打40岁以下组并列第五名。2020年8月,永诚俱乐部牵头举办“永诚杯”乒乓球邀请赛,吸引市内外32支队伍参加,永诚交通队一举夺得冠军。2021年,在全市“体彩杯”乒乓球团体比赛中,永诚俱乐部4支代表队参赛,2支代表队并列第三,2支代表队并列第五,创全市历次大赛最佳成绩。

有着灯具之乡、电缆之乡美誉的湖西,孕育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企业家。李达、王寿明的率先垂范,吸引了为数不少企业家热心地加盟到俱乐部。用李达的话说:“他们从热衷的麻将桌上拉回到了乒乓球台。”在永诚俱乐部,至少有30多位企业家在此训练。

为正确引导、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家参与乒乓球,2017年,扬州市乒协专门成立了扬州市乒协企业家联盟,李达任副会长,王寿明任秘书长。2021年,适逢扬州乒协换届选举,企业家联盟也随之改选,李达改任扬州市乒协副主席,王寿明任企业家联盟副会长。如此殊荣,二人实至名归。

我问过李达,您身为公司董事长、永诚俱乐部会长,两者的发展会有冲突吗?李达笑了笑告诉我:“两者并不矛盾,企业与俱乐部的发展休戚相关,相互促进,共同成长。永诚公司自创办以来,也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2008年3月集团成立以来,经营范围已涉及城市及道路照明、公路机电及安全、市政公用设施等三大工程,目前年产值1.2亿元。企业发展了,俱乐部就有了可靠保障,俱乐部发展了,就是对企业的最大支持。”

永诚乒乓球俱乐部无疑是高邮湖西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缩影,但愿他们的经验,对全市各乡镇开展乒乓球运动会有所启迪。

像蛙一样屈腿外蹬快速地前行,或像鱼一样两腿并拢上下摆动恣意窜跳,或紧贴池底像壁虎一样快速向前窜去,或仰躺水上手脚上下摆动不管不顾地向后移动,还有几个孩子手拿救生板互相泼水嬉戏。他们那快乐、兴奋、自在似乎通过水传导给了每一个大人,于是大人们也把自己隐藏在水中,暂时忘却自己的年龄,忘却大人该有的规矩束缚,像孩子一样尽情翻腾,尽情嬉戏,尽情地躲在水中自在、快乐起来。

于是,我也感染了这份自在,沉下心来,将头埋入水中看孩子们手脚的姿势,短距离地学练。就这样一点点地加长距离反复练习,终于能够大胆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与他们保持手脚同步,一起向前游去。练着练着,越来越放松,发现身体自然就浮在水面了,手脚也完全服从大脑指挥。这时候,你可以身体在水里游,思想在神游,那份惬意自是一份独特的享受。

## 人人都有故事

□ 吴忠

小区楼下常年有一桌人在搓蛋,看样子年龄都有七十多了。邻居们无事的时候也会在后面观战,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几个打牌人的姓氏,也大概知道了他们的身世。

张爹爹年轻时在农村杀过猪,承包过砖窑厂,是他们村里首批“万元户”。砖窑厂被国家禁停后,他又开过水泥预制厂,包过鱼塘、虾塘,开过中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这辈子既有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也有亏得血本无归的时候,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谈到这些,他说年轻时喜欢闯,现在老了觉得人还是平平淡淡为好,如果人生能重来,他就不会这么作了。

李爹爹当过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还和排长一道把战友的尸体从前线背回过营里,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怎样的一个心理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下海经商,卖过服装开过超市,还做过房产中介,一辈子也发过不少财。知情的张爹爹说他一生大部分钱都花在女人身上了。李爹爹也不否认,还自豪地说他的一生也值了。有时候在一旁的他老伴骂他,他嬉皮笑脸地任由她骂。

丁奶奶二十八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儿子她一个人拉扯。亲戚朋友都劝她再找一个,她怕儿子受委屈一直都没考虑再嫁。她生来要强,再苦再难也不求人。她在地里干活丝毫不差于

一个男劳力,后来进过纸箱厂、服装厂,认识她的人都夸她吃苦耐劳。两个儿子还算争气,都考上了大学,现在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丁奶奶说到儿子就一脸的骄傲,说北京上海各街道她都玩熟了。有人问她,现在怎么不去儿子那里了?她高低不吭声,别人猜测她两个媳妇估计不简单,孙子带大了,就不欢迎她去了。

薛爹爹退休前是干部,副乡级。退休快二十年了还保留着干部特有的一份矜持,他好像不愿意跟人谈自己的身世。知情人说他在任时分管文卫工作,因计划生育抓得好还得过省级表彰,其它就不清楚了。有时候牌打得兴奋起来了,薛爹爹也会得意地谈起他当年的丰功伟绩。还谈起他的不甘心,说当年退居二线的时候还真想再干二十年。

公园里、街道旁,我们时常看到一群老年人在打牌消磨时光,觉得他们好无聊,觉得他们浪费时间,活得无意义,甚至可怜。可是当你走近,了解他们的生平,却发现他们都不简单,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或平凡,或感人,谈不上什么高大上,但真实生动,触动人心。如今他们老了,看上去是那么的衰弱,就像一枚枚凋零的树叶,可当你了解他们辉煌的曾经,为社会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就会顿生敬意,觉得他们是该休息休息安度晚年了。

## 记忆中的母校

□ 仲元芳

我很羡慕有的人,他们的母校很出名,而且一直存在着,并且还有光大的趋势,而我的母校,只停留在记忆中。

我一开始上的是村小,一位老师带几个班,大小课课结束了,给小小孩上。刚上一年级,我不会写七,好像还是一位大姐姐握着我的手写的,上课的时候讲话,老师说要不要给你们开堂说话课,我们居然还说好的好的,以为世界上还真有一堂课是聊天课。

升入五年级后,听到了一个消息,要去乡里上课,分成了两个班,一班和二班。我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头发剪掉,像个小子,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跟她商量,我可以边走边梳头,不用麻烦你。我妈哪吃我这一套,直接用车拖了我去把头发剪了。我那个心情啊,简直糟透了。那时候所有的女生都留长发,只有我这个半长不短的,像个异类。安排我和一个女生坐一起,那个女生绰号叫小蚂蚁,我以后再也没见过她,同学聚会也没见过她。

我有一次吐了,老师让我喝他杯子里的水,然后我就去厂里找我妈。下午过来的时候,用沙子把地面打扫了。

那时候电视很少,为了看《西游记》《红楼梦》,我到邻居家去帮人家抹菱蒿,才能看到电视。

课外书也很少,记得在邻居家看了一本《三国演义》,还有本是言情小说,没有头没有尾,好像是《窗外》,也记不得了。我姐姐那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好像是《射雕英雄传》,同样是没头没尾,经过很多人手的翻阅,有一股很大的味儿。书非借不能读也,这种书我们居然看得津津有味。

升入初中了,我还记得暑假去

看那个学校的样子,靠近小学,一排排简陋的桌椅。就在我升入初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由于洪涝灾害,湖滨乡面临破圩分洪。那天的广播,说老人和小孩全部要撤离,我外婆带着我和我姐姐借住在车逻亲戚家,我们一下子成了灾民。也没有觉得什么痛苦,反而想开学是不是可以推迟了。

谁知道广播里又出来一个通知,9月1号按时开学,我们就在活动房子开始了初中的课程。

第一次过圣诞节,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是老师带过来的新气息。那个晚上过得很开心,至于内容都记不得了,有几个女生表演《青苹果乐园》,“四大天王”开始悄悄流行,歌词本人手一册,上面还贴着人物大头贴。

到初三时,为了缓解气氛,老师让每人唱首歌,印同学居然唱了《公关小姐》片头曲,令人震撼。要知道当时她成绩非常好,居然还有闲工夫看电视,有时候她也带书来,居然是《辽宁青年》《读者文摘》。那时候《读者文摘》还没改名为《读者》,上面的文章很好,看了的确能提高作文水平。

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乔同学唱的《水手》。郑智化唱的《水手》,广播里每天都在唱,身边人唱还是有一点震撼的效果,掌声不断哦,最后还来了句,谢谢。

中考是在原来的市第一小学,现在的教体局,住的是福利院宿舍,都没地方洗澡,吃饭吃出来一条虫,一个同学喊高蛋白高蛋白。

中考结束了,成绩出来了,我们三个人考上了中专。

我们各奔东西,后来有的混得好,有的混得不好,浮浮沉沉,但是母校是我们共同的回忆,虽然早已夷为平地。

## 游泳之乐

□ 张爱芳

“去游泳吗?”“好的。”于是,一场同好约定的活动开始了。也不管外面是蒸笼还是烧烤炉,心里想的是,穿过这几里路的火线,便到了心中的天堂。哪怕这几里路将衣服汗湿,到游泳池边才更有那磅礴的快感。换上衣服跳入水中,内心里狂呼一声,“炸了!”便开始蹬向池壁,窜出去八丈远。

一口气游了三圈才站定下来,看看同好,正在不远处伸出头像鱼一样张开嘴呼吸着,一忽儿又埋进水里了。我们俩除了约定一起来,其实并没有空话,进了池就开始陶醉在各自的世界里。

对待玩,我有自己坚定的理念:自学!若玩再交学费,岂不是侮辱性极强?同为泳友的韩老师叫我搜视频学习,她坚信视频比教练教得

还详细。于是我搜得视频,趴在地板上对着视频一遍遍地练屈腿外展、蹬腿并拢,合掌前伸、分掌划圈。练到纸上谈兵总觉浅的时候,我决定下水实践。

因为怕呛水,我全副武装,耳塞、鼻塞、泳镜。进入水中,才知道躬行此事的时候要比纸上谈兵难得多。在家里似乎练得很熟,在水中操作的时候,往往手脚不能协调,腿蹬一下的时候,手连忙地要划两下,不然身子就会往下沉。游了一个单程就感觉气喘吁吁,只有停在池边歇一会才能再往回游。这样的玩法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愉悦感,于是有些懊恼。忽然看到水中灵活翻腾游弋的孩子们,脑光一灵:在这里,孩子们不就是最好的老师吗?他们在水里翻腾游弋,或